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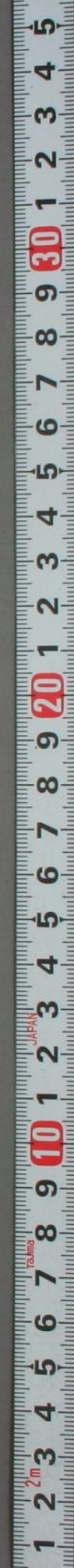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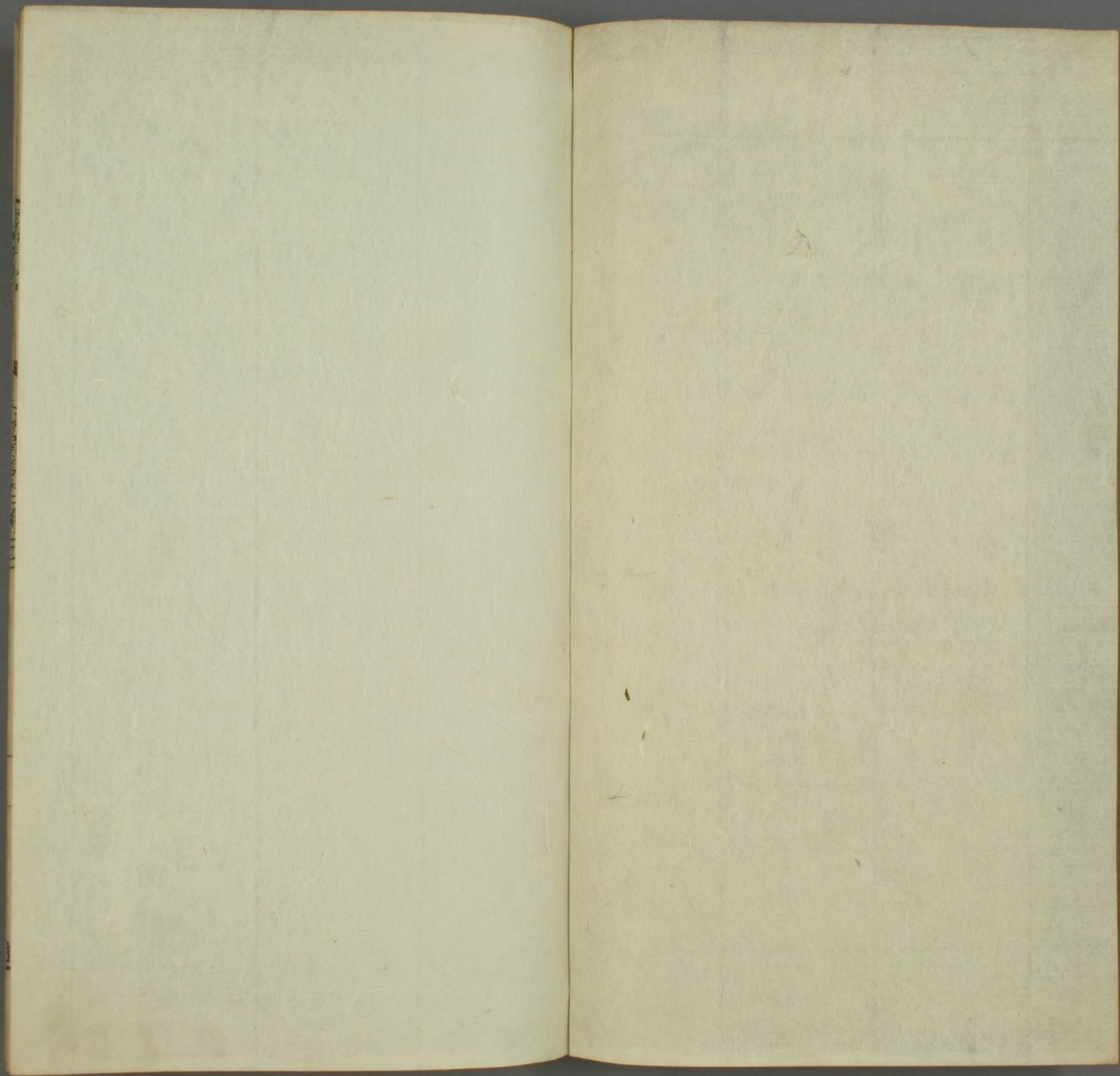
通考

自百七十八至八十三

三十二

112  
100  
32





412  
100  
32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興  
明蕪陽 馮天馭 應房

經籍考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之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顏師古曰家語云孔勝字襄畏秦法峻急尹敏傳云孔鮒所藏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

漢藝文志二十九卷

詩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徵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故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秦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

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毫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誥曲聲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一體乎其亦難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子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回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皆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一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稟飲帝告蠶沃湯征汝鴻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宣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

蕭肅慎之命毫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  
凡四十二篇今亡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  
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  
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  
所作至劉歆班固  
始以爲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  
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  
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  
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  
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  
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  
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

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  
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  
二十五篇其秦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  
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  
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  
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  
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  
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  
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  
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  
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在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  
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垂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  
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

大航頭得其書秦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  
 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  
 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  
 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工九篇  
 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  
 原命武成旅獒固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  
 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  
 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  
 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  
 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

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  
 謚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  
 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  
 云立功立事惟以求年疑即武帝之世  
 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  
 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  
 所偽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  
 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  
 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  
 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  
 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  
 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  
 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  
 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

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

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前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

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鏞歷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興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計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人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援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刊闕合更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

以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暉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暉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詳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

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  
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  
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  
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  
篇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  
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  
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  
漢儒雖楊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而已楊雄法言稱酒誥之篇戢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  
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敘皆與孔氏本  
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  
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  
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  
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  
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  
夫附上罔下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  
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  
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  
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  
疑之今不復可攷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  
 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  
 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  
 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  
 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  
 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  
 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它先漢文章重厚  
 有力量它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  
 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是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博稱穎達與顏師古  
 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

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馬嘉運駁正  
 其失未微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  
 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素  
 王士雄趙宏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  
 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  
 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  
 安國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  
 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倚費昶  
 顧彪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  
 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  
 未為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著是也可證馬鄭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止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偽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為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註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碍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

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

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為本小加己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宋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參軍著論  
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  
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  
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泰誓意  
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斤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  
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蘇氏之說  
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  
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  
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  
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  
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  
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  
雱惠卿弟升卿為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  
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  
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罔

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彊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它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胤征以爲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耻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云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解却好它看得文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

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  
誕不經蓋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  
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  
于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  
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人  
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比李筌陰  
符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為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為何  
語其妄可知也

夾泠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  
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  
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又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  
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  
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  
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  
始出於唐州北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  
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  
况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  
代亦不為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  
杳不知其為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  
忽出於元豐間其為謬妄可知夾泠好奇而尊信之過  
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  
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



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為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彊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為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書禪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

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  
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為侍郎文書不應  
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母  
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  
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  
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  
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  
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

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  
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為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  
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為舊傳失實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  
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  
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抵牾然要為卓然  
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庾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  
已亥之東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

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沂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始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攷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刻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菴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菴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菴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彊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它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菴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千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亦自受讀以

來沉潛其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乃述  
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  
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  
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  
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  
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為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為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  
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  
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  
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  
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闡江淮著述不輟時  
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友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  
說或述已意于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僎元肅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掇擊舐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

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

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

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綱文之著也雖鄰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節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

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

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

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

善毛詩又為之訓東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

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

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

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

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

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

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

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

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

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

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

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

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滕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

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

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也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



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  
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  
彊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  
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  
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  
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  
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  
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  
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  
觀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  
辭因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  
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  
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

一篇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  
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公襲云云  
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  
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  
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  
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  
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  
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  
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  
則以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

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邨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

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子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

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若過則稱已  
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  
而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  
以不辨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  
爲刺奔誤矣其下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  
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  
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  
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  
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  
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  
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  
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  
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

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  
心耶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  
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  
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  
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  
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  
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  
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  
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  
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  
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  
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  
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

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彊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

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

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黍稷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

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因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

經義 文南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云

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芣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擗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

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詭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誇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害之過縱使幾訖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諷之名而自處於淫誹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誦上矣反得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

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  
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  
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  
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  
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  
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  
學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  
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  
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  
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  
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  
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

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口  
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  
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  
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  
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府史貴人坐車中  
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旣聞是言也  
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  
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  
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  
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  
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  
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  
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對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決志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盪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

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秦洵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于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止為淫奔誰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或又曰文公嘗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



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土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

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可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

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賓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徂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

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鷓鴣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

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乎邶柏舟毛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然之以詩中諸序之

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

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

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扁扁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

殘脫之經俵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亦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其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愁晝萬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

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闢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宋鄱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許叔才以下不著錄三家三

卷十三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 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首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璜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

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

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  
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  
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  
也機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然書但附詩釋詁  
寔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  
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  
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  
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

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  
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  
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  
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  
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  
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  
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  
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說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  
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



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辨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

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云其文子取孔子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一有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璠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璠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  
譜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序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  
之篇者歟

詩折衷三并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  
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  
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  
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  
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恠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  
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  
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  
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  
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  
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  
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註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  
有了也害事

歐陽詩本義

卷之九

五

淨

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函曾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平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豪也詳見埤也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  
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  
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為備以  
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  
夏所作建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藏  
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  
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  
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  
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  
為羗馬之為媯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

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  
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  
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  
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  
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  
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  
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  
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  
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  
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  
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

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  
只恁地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  
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  
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  
三家遂廢齊詩亡以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  
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  
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感  
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  
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  
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  
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  
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  
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  
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  
二而真僞未可知譬如其人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  
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  
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  
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  
誤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己意爲論以斷  
之樗闡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杯李出也

李樗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八

笑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爲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爲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

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遵敘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名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經籍總目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讀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

孤行韓雁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尊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

師古曰委曲防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章昭曰周禮三百

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六十官也三百舉

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

師古禮經三百章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

是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

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

時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

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

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齋與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愈同愈勝也



劉氏曰孔子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七十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

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禮三書而已  
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  
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  
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厠其  
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  
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通計亡書二百一十  
一部二千一百八十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  
行冲以下不注

錄十六家一  
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  
入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內二部入  
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入  
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泐襲  
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  
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  
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  
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  
嗚呼盛哉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  
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  
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  
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  
故儀先冠婚後喪祭朱子語錄知者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

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它儀禮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司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

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 儀禮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愨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

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  
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  
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  
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  
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手自點校并  
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  
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數韓昌  
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  
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  
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  
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  
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  
同而士之固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

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  
識之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陳氏曰宋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  
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  
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  
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  
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  
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  
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  
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  
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

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求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繆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它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嘉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

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卽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

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

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菴之壻號勉齋始晦菴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朱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齏

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個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繫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有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替象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行閑辭多長篇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

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服膺遺訓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脩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攷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脩祭禮本經則特性少牢

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已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穰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緝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脩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掎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

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  
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  
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  
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脩祭禮卽以其書藁  
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  
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  
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  
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  
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卽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  
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玉朝禮及張侯  
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藁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  
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藁本未有取其書而脩定之者願復何

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  
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藁本叅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  
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  
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旣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  
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  
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  
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  
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玉記以補其闕至



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眾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顏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存孝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

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故其學遂行於世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攷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而亂天下猶未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司農者鄭眾仲師興之子也融字季長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敢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它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

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穎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爲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

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併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

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爲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爲小頃町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疆人者也

也立法以疆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復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培克之所爲而非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

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青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竒衰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十庶子鄭玄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一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加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

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卹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中禱祠禳禱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邊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禳禱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

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放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  
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  
冢宰者真當慎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  
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  
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  
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脩身以齊家此王者  
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  
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  
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  
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  
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  
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

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美餘之輕侮者乎王裘  
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  
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鹽人  
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  
醫等五官皆醫事也惟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  
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旣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板以事上  
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  
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  
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  
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  
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詳之人哉禮  
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  
不詳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

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闡閭卜祝各設命官衣贍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雝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

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懷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土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

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憊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

獲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媿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公非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施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壞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固長吏敷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藉猶或後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潰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詞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井

有伍此其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人謗之曰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三羊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  
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  
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  
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  
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  
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  
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  
蒞不止一郡且生子子載之後先王之制又廢而其遺  
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玉介甫  
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詎曰此周官泉府之  
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獲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  
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留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

有贏餘何至輒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  
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  
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  
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  
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  
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  
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  
則州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  
欲為其繁擾者也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  
鄭譏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鐘宋饑司城子



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代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  
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  
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  
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  
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付相聽  
從民便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  
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鄭宋  
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  
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  
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  
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蓋不肖

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其民情常親則利病可以  
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  
民情常踈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  
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  
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  
之後必知時適遠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未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眾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眾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

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石經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偽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美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不暇攷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維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以謂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

已無周禮矣况經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歛財聚貨瀆祀煩民冗碎詭異離去人情遠甚施於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厥後唯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園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姜氏曰子氏趙嬴姓京乃令帝女稱帝姬噫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會無少異始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

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跡掃蕩殆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

揆知其數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尤難新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放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焯執中撰彙諸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十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傳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卽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彙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

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人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  
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  
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先生曰賓  
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  
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  
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  
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  
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中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  
司空而今亡矣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永嘉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  
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為

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  
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  
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  
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  
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  
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間田以其不可為軍為  
師而無所專繫故謂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  
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  
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織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  
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  
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終嘗試者復大繆乃  
欲一切駁盡為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  
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

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攷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丘乘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一卷

黃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列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翻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

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公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卜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卷之五

文叔周禮講義卷之五

四

宗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鄭鏐周禮解義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鑿淳熙中鏐為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摭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華父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

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

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夾漈鄭氏曰戴聖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盜擊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為禮家之宗身為賊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

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 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為勝今据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答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璵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雖以禮記為目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



石經禮記二十卷

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為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篇集賢院別為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脩撰韓丕張昉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便以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為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份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由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一卷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塚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也讀書且始別載之

方慈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者為此解由是得上舍

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大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少儀解附

卷一百八

禮記

九

元

朱子雜學辨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灞柄入手開道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按正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整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菴為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眾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看來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智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伊川舊日教人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中庸一篇其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其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天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 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

必是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剝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秘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鶴山為

作序

孔子閒居講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

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傳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錄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

奇

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它古人只是迷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切似箇盤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淳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

學敷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闕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盡及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為禮學之最

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叅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公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寧州叅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它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价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三禮圖二十卷

晁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譔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儀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蓋用舊圖本六經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于先聖殿

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惠尚恨此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象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媲美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

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其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敘州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陳氏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辨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夾漈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錄之因託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因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隋志附論語類中今遷于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晁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二

宋都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  
 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  
 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徵成也  
 而祀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  
 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  
 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因興  
 亦因也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  
 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  
 人執所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二  
 吳山 刻

各不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同也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

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未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

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

廁之聖經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內世本十五篇

至漢大年記五篇入史門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

通計七書合一百三十一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

失姓名五家王玄度以下不著餘二

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菴又刻於臨漳

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壽

仁甫又定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

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

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

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

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馬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

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

不存獨抱遺經者莫為適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

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

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

措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

陸德明音義脩經譜志皆云自杜

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  
微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  
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  
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  
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德明為國子博士正觀十七年也惟正元末陸淳  
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  
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  
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唐志陸質集注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辨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  
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  
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  
來從余游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  
蒐遠引不一而足及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

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  
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  
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  
是者眾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  
既心以為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  
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  
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  
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  
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  
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  
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  
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

左氏以爲郢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郢乎曰微乎會于厥慙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慙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及薨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

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垂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爲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爲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爲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

其間苟復析之卽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爭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

記聖師之卒故林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七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

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趨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爲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及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酎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爲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

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左氏傳是

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 國秀

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  
識爲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爲  
蜀刻五經備注傳爲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  
有之後散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  
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  
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僞蜀  
諱而闕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直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語錄問公穀如何曰此係它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  
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拙心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  
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士公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  
初作春秋時其意不鮮有許多說話 公羊穀梁考事甚踈  
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  
國史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止是一人但  
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  
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  
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  
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  
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



多古今稱之然其敝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獨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夾深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其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

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義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爲膚淺於是帥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

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爲中書侍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甯以爲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爲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于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爲徐兗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卽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乎汪范晷之孫晷在良史傳自晷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暉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

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  
篇第亡舛無以是正人卽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  
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  
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  
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  
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  
其本真况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  
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  
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  
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  
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  
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  
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  
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  
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  
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  
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  
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  
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  
也牛享問崔豹晁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  
也則繁露也者古之晁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  
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  
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

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  
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  
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此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  
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  
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竒怪非人所  
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  
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  
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  
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  
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  
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  
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  
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  
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  
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相僖亳社火災妄釋  
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  
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  
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  
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  
謂其罪深於桀紂况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

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氏曰唐劉蕡為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寄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經籍

文獻通考卷五百一十二

三

實

崇文總目隋東京大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爲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爲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詔是正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比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爲本其有踈漏以沈氏補焉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爲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極踈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比諸義疏

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

今太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仝撰其解經不用傳然其意甚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巽巖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爲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爲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脩天水人微旨自爲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繫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爲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淳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爲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淳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爲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寔繁皆孔門後之門

經籍 文南通考卷百八十一  
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  
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  
以爲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  
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  
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  
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  
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  
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有  
質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  
貶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脩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  
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  
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積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  
籍印末稱臣零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爲流落在  
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  
春秋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  
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爲序義  
凡例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爲五篇采摭餘條爲碎玉一篇  
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爲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爲三



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為說云

異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脩之為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成井邑之制績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哀附初名之左是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

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巽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哲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為韓子哲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

敷經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圖頗多踈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

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

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抵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有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脉間有疆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焚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論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禪經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春秋宗族名謚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畧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

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一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公纂泐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泐自以先儒猶為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晁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泐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趙啖凡四十餘門論議頗

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三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 春秋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掇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忘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

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  
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  
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  
亦以秩言為然

石林葉氏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  
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  
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  
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  
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  
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  
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  
箇權謀智略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

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陳氏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  
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  
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  
誌

###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  
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  
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往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傳 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  
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  
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

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眎權如羸或利其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

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爲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爲統論附焉

橫渠春秋說一卷

經音

文大通考卷一百十三

三

爭

晁氏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穎濱春秋集傳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改定十居龍川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悟亦自出已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語錄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

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曰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語錄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它亦不為決然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陳氏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它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

吾門者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君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氏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願書而願以為不盡本意故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 春秋得法志例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郊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為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郊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

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巽巖李氏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號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為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群其學蓋得之群群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群牽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為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于溫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

夫最賢而得法忘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釋聖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經不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 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當撰當眉山人嘗為列國諸臣傳劾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餘萬言今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部尉所傳 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則附其末

經籍總目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三  
以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徵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讀

不傳

春秋皇綱論 明例隱括圖 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間入館閣目有通義十二卷未見

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既替亨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其子慈問答而為此書鄒道卿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吳元緒撰

春秋後傳 補遺 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 五禮例宗 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秘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  
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  
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  
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  
非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  
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  
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然例宗攷究亦為詳洽

胡文定春秋傳 通例 通旨 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  
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  
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

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  
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  
天理日銷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

陳氏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  
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  
它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中興史志曰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  
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  
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忖怛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  
有開合精神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汪

藻為之序

陳氏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略要義多所發明

春秋新傳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為之

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棊景先之解為一通具載本文

春秋機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籍也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讞 共七十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

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攷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必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攷於義不得於義則攷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解 本例 例要 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

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  
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  
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  
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  
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卽周  
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  
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  
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爲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  
貶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 通例 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董撰良史爲東京留守屬

官東京再陷留虜中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註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僅高閔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夾漈春秋傳 春秋考 地名 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  
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  
臣作春秋攷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  
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  
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  
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  
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六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春秋經解 指要 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為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

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義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分類外內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它書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它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及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其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一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以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它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

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在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謂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王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闕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經籍經  
文南通考卷一百三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爲婺之校官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本以與同志者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仁爲常州倅忤

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爲左氏傳解表上之

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章指 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潮州徐某德操撰水心序略曰牋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

專於史則事凝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  
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之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  
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  
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  
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  
群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  
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不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  
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書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  
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也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  
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  
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

春秋經辨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

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  
顧隱客門人謚爲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  
歸拜床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  
禍吾春秋乃佳邦衡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去蕭楚爲春秋  
學復學于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  
壻

左氏發揮六卷

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七十四

丙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爲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爲作序以學者或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爲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說 百論 共二卷

陳氏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爲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氏紀傳五十卷

巽巖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于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

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它書今姑仍其舊以竢考求

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或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勾龍傳明甫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勾龍君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君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于朝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飛唐因二人皆吳臣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晁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士心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

不倫定非一人所為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巽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

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安陸宋詳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為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

門又分傳與國語為十一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經籍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百八十三

